

上市券商2021年实力“拼子” 5家券商系公募基金净利贡献均超10%

■本报记者 周尚任

上市券商2021年年报正在披露中，其子公司的“战绩”也陆续亮相。其中，总会看到不少“抢风头”的子公司，部分券商子公司一年的净利润已经大幅超越不少上市公司。

目前，至少有46家券商全资子公司2021年的净利润均超1亿元，其中，海通证券全资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位列第一。同时，券商系公募基金方面，有5家券商系公募基金对券商净利润的贡献超10%。

46家上市券商 全资子公司净利均超1亿元

近年来，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子公司的成长是重要一环。《证券日报》记者结合Wind数据及年报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6家券商全资子公司2021年的净利润均超1亿元，其中有8家全资子公司的净利润均超10亿元。海通证券全资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以25.53亿元的净利润位列第一；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实现净利润24.12亿元，位列第二；来自海通证券旗下的海通创新以16.83亿元的净利润位列第三。第四位至第八位分别是华泰国际、华泰资管、广发乾和、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招商证券投资。

目前，在26家已披露2021年年报的上市券商中，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共有19家。也就是说，有7家券商的净利润“不如”这些券商子公司。放眼整个A股市场来看，截至记者发稿，已披露年报的1270家上市公司中，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为271家，有近八成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不如上述8家券商全资子公司。

近年来，券商不断加大创新业务发展，“加码”另类投资子公司发力股权投资业务，目前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8家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的券商全资子公司中，有4家来自另类投资子公司。以中信证券为例，2021年，其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表现出色，成为中信证券最赚钱的子公司。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券商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业绩差异也较大，一些子公司业绩优异，而一些子公司呈现亏损状态。总体来看，去年从事国际业务的券商中国香港子公司业绩表现差异巨大。

其中，华泰证券旗下华泰国际2021年实现净利润11.76亿元，同比增长441.92%。华泰证券表示，国际业务是集团打造境内外一体化平台的桥梁，也是集团高阶发展和创造盈利的新引擎。而中金公司旗下中金香港也表现出色，实现净利润51.12亿港元，同比增长108.5%。不过，中信证券旗下中信证券国际、海通证券旗下海通国际控股等出现净利润同比下降，还有不少子公司出现大幅亏损。

券商系公募基金公司 成券商重要利润来源之一

当前，我国公募基金发展驶入快车道，公募基金业务成为券商资管业

务转型的重要发力点之一，无论从基金管理机构数量还是从管理资产规模来看，券商系公募基金都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

随着上市券商年报的陆续披露，券商系公募基金(券商系控股，下同)2021年的经营业绩成为券商的一大亮点。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已有至少23家券商系公募基金披露了2021年业绩，有16家公募基金的净利润均超1亿元，其中10家公募基金的净利润均超10亿元。

从公募基金业绩看，易方达基金(广发证券持有22.6514%股权)去年实现净利润45.35亿元，同比增长64.92%；汇添富基金(东方证券持股35.412%)紧随其后，实现净利润32.63亿元，同比增长27.13%；广发基金(广发证券持股54.533%)位列第三，实现净利润26.07亿元，同比增长42.95%；富国基金(海通证券、申万宏源均持股27.775%)，实现净利润25.64亿元，同

比增长55.25%；华夏基金(中信证券持股62.2%)实现净利润23.12亿元，同比增长44.73%。

从公募基金净利润增速看，有6家券商系公募基金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50%，分别为招商基金(招商证券持股45%)、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国海证券持股51%)、易方达基金、创金合信基金(第一创业持股51%)、富国基金、华泰柏瑞基金(华泰证券持股49%)。

不少券商系公募基金公司为证券公司亮眼的业绩带来了不小的贡献。据平安证券统计，有5家券商系公募基金的净利润贡献达32.3%，同时还为东北证券贡献了10.58%的净利润；兴证全球基金对兴业证券的净利润贡献达24.03%；汇添富基金对东方证券净利润的贡献达21.51%；广发基金对广发证券的净利润贡献达13.1%。

融资类信托或落幕 信托公司转型方向渐明

■本报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张博

近日，部分信托公司收到了由监管部门下发的《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将信托业务划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值得关注的是，融资类信托不在新的信托业务分类中。

“此次信托分类改革与持续推进‘两压一降’工作相契合，不仅有利于防范信托相关业务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而且有利于完善信托业务体系，为信托公司转型指明方向，从而推进信托业长久稳健发展。”用益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帅国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融资类信托何去何从

“今年2月份，信托监管工作会议就透露出酝酿推进信托业务分类改革的信号，彼时称将探索以信托目的、信托成立方式、信托财产管理内容等作为依据的新业务分类。”某信托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根据此次《征求意见稿》，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具体来看，资产管理信托下有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信托、权益类资产管理信托、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管理信托、混合类资产管理信托4项分类；资产服务信托下有行政管理受托服务信托、资产证券化受托服务信托、风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和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托4项分类，并且这些分类下还有具体的细项分类。

值得关注的是，融资类信托不在此次《征求意见稿》所列的信托分类改革框架中。

西南信托研报指出，观察整体分类框架，其分类维度变少，原有的按照资金来源、功能投向等分类都被抛弃，主要防止业务边界模糊和交叉问题，实则是“规范”信托公司乱用制度优势开展通道和融资业务。

帅国让认为：“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融资类信托不在此次业务分类中，可以说在情理之中，因为这种分类不仅更符合未来信托业务的发展特征，而且对信托业务的监管与资管新规高度契合。”

某信托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信托业务未列入融资类信托，可能意味着融资类业务将纳入信托公司固有体系，即已固有方式开展融资类业务。此类业务隐含刚兑思维，容易引发纠纷，纳入信托固有体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记者注意到，融资类信托近年来日渐萎缩。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融资类信托已不再是主动管理信托的主导产品。截至2021年

底，融资类信托规模降至3.58万亿元，比上年末压缩了1.28万亿元，降幅高达26.28%；占比降至17.43%，比上年末下降了6.28个百分点，规模与占比的年度降幅均为近年来最大。

“原融资类信托的业务逻辑将发生变化。在新的分类模式下，融资类信托不再单独列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托不再具有融资功能。”百瑞信托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谢运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征求意见稿》提出，资产管理信托“区别于为融资方创设融资工具并为其募集资金的私募发行服务”。在过往的融资类信托业务中，往往是站在融资方的角度，业务设计主要受融资方需求驱动。而在未来新的资产管理信托中，信托公司需坚守受托人定位，根据委托人要求、站在受益人利益的角度开展资产管理活动，包括投资非标债权类资产。

信托经营范围或被重塑

《征求意见稿》强调，信托公司应按照信托业务新分类要求设定信托业务边界，严禁新增通道业务和非标资金池业务，坚持压降影子银行风险突出的融资类信托业务，不得以私募基金形式开展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待业务分类改革正式启动，信托公司必须在梳理存量业务的基础上制定存量业务整改计划。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分类改革主要是促进信托业回归主业，有序实施存量业务整改化解当前存量风险。

“此次业务分类一旦落地，对信托的经营范围重塑具有重大影响，每家信托公司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帅国让认为，信托公司应该根据自身股东背景及资源禀赋进行业务调整。主动管理能力强、公司可加大净值化的资产管理业务，而服务能力强的可继续开展资产服务信托、做托管、风险隔离、风险处置、财富管理业务。

谢运博认为，信托公司未来进行转型需聚焦新业务分类。从资产管理信托来看，需提高投研能力，为委托人/受益人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信托公司应提高对股票、债券等标准化金融资产的投研能力，同时提高资产综合配置能力。

“资产服务信托中的资产证券化、破产重组服务信托、涉众性金融资产服务信托等业务，业务空间广阔，但对专业化团队、信息系统支持的要求较高；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遗嘱信托等与我国社会发展需求匹配，但对信托公司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托公司应加强对各类资产服务信托业务模式的研究，通过引进团队、与相关机构合作等各种方式，探索落地资产服务信托，并尝试做大规模。”谢运博称。

12家期货公司去年净利翻倍 经纪业务“唱主角”

■本报记者 王宁

随着上市公司年报陆续发布，期货公司去年经营情况逐渐浮出水面。《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4月6日，A股和港股已发布年报的公司中，涉及到34家期货公司，整体来看，期货公司多数净利润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0%的有12家。根据中期协数据，去年149家期货公司合计净利润达137.05亿元，同比增长近六成。

南华期货董事长罗旭峰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期货公司去年整体净利实现较大增长，主要在于全市场管理规模有较大提升，这也反映了在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提升的背景下，衍生品工具也成为了诸多选择之一。

券商系期货公司居头部地位

A股公司年报显示，去年有12家期货公司净利润同比实现了数倍增长，具体来看，广州期货虽然实现净利润仅4100万元，但同比增长高达近450%；鲁证期货业绩实现了较大增长，去年净

利润为2.04亿元，同比增幅近260%。银河期货、国泰君安、东证期货、中信建投、瑞达期货、光大期货和南华期货等净利润也实现了翻倍增长。整体来看，在排名中，券商系期货公司仍占据靠前的位置，头部地位仍比较突出。

根据南华期货公告显示，去年全行业149家期货公司资本实力有所增强。截至去年底，全行业期货公司总资产1.38万亿元，净资产1614.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19.56%；主要业务包括经纪业务、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风险管理公司业务。

罗旭峰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去年全市场管理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反映了居民对衍生品的需求在提升。其中，期货风险管理业务发挥了主要作用，为企业的定价和避险提供很好的保障。可以预期，在中国经济增长乐观预期下，大类资产配置需求的提升，商品资产配置占比也会有所提高，其中包括外资对商品市场的布局。

据中期协数据显示，去年全行业期货公司净利润合计有137.05亿元，较2020全年的86.03亿元增长了59.3%；营

业收入为494.64亿元，同比增幅为40.34%，其中，经纪业务收入314.98亿元，同比增长64.06%，投资咨询业务收入1.76亿元，同比增长39.68%，资产管理业务累计收入12.14亿元，同比增长35.34%，风险管理公司业务全年累计业务收入2628.59亿元，同比增长26%。

经纪业务面临盈利下降风险

梳理来看，在全市场管理规模提升背景下，加之全年市场投资机会凸显，成交实现了“双量”放大，经纪业务成为了期货公司主要盈利来源。根据中期协数据，去年成交金额和成交量创下新高，全年市场累计成交75.14亿手，成交额为58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3%、32.84%。

业内人士表示，全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提升，为经纪业务的增长提供了基础条件，而从全行业营收占比来看，经纪业务“唱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去年期货品种创新持续推进，期货期权产品体系也更加完善；去年全年全市场共上市了4个品种，包括2个期货品种、2个期权品种。至此，全市场上市品种数量达到94个，其中商品类84个(期货64个、期权20个)，金融类10个(期货6个、期权4个)。

天风期货公告显示，目前公司期货经纪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手续费收入，而手续费收入变动主要取决于交易的活跃度和手续费率两方面。其中，交易的活跃度主要受资本市场走势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期货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期货经纪业务手续费率持续下降，导致传统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盈利能力较差，公司期货经纪业务面临着竞争风险以及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南华期货董秘钟益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各类实体企业及机构利用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需求在显著增加。头部公司以风险管理业务服务产业客户，以财富管理业务服务机构客户，以互联网业务服务零售客户，加强各项业务之间的协同，有效地推动了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健增长，使得整体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股债两市持续调整 年内超九成“固收+”产品亏损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进入2022年以来，权益市场宽幅震荡，可转债市场面临高溢价风险，曾出现稳定回报预期而受市场追捧的“固收+”产品也表现欠佳，引发市场质疑声四起。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末，近一年股票平均仓位低于20%的“固收+”产品共有901只(仅统计基金代码)，今年以来(截至4月1日)的平均收益率为-3.02%，其中92.67%产品收益为负，可以说“固收+”产品表现低于投资者预期。如果统计股票仓位和可转债仓位合计不超过20%的“固收+”产品，今年表现则略好，其平均收益率为-1.51%，其中74.78%产品收益为负。

对于“固收+”产品业绩低迷的主因，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高级基

金分析师、博士孙桂平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今年以来，股债两市表现均欠佳，尤其是股票市场持续调整，债市虽然今年收益为正，但2月份开始也经历了明显调整，使得“固收+”产品中基础收益部分较少，无法抵御权益市场大幅调整的影响。此外，“固收+”产品经常配置用于增强收益的可转债资产，去年表现亮眼，整体提升了“固收+”产品收益；而今年以来也不及预期，调整幅度较大，拉低了“固收+”产品收益。

事实上，在资管新规净值化转型、利率水平下行等多重因素下，近年来，“固收+”产品因其低回撤、低波动等特性受到追求稳健的投资者青睐，规模快速扩容。但今年以来，A股市场“画风突变”，此前被市场誉为攻守兼备的“固收+”产品净值也明显回撤，甚至被市场戏称为“固收-”。

说好的“固收+”成了“固收-”，是否与“固收+”的本质相差甚远？孙桂平认为：“今年以来‘固收+’产品的表现并未违背其本质，如果拉长期限来看，‘固收+’产品的收益率明显仍然大于纯固收产品。”

百嘉基金董事、副总经理王群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固收+”产品的本质包括两部分，一是资产配置；二是在固收收益类产品相对较为稳健的收益基础上，再略微增加一些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收益。虽然“固收+”利率水平下行等多重因素下，但此情况的背后是从短期业绩的角度出发，对于短期业绩的波动，投资者其实不必过度担忧。

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当前可以把“固收+”产品理解为特定时期满足投资者

需求的产品，由于其并非所谓一般意义上的某一类型基金，所以包含的范围跨度较大。就本质而言，投资一直是“盈亏同源”，“固收+”产品所产生“+”收益的部分，在面临市场不确定性加大或普跌时，自然会成为亏损的因素之一，即过去产生超额收益的部分现在成为超额亏损的部分，或是跑输一般平均基准指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市场较关心的“固收+”沦为“固收-”，是否因基金风格漂移所致？黄大智认为，应该存在此方面的因素，如基金经理操作激进，标榜中低风险“固收+”，实际投向却是高风险、高波动产品。若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或策略满足合同要求的话，就不能断定其违约，所以投资者在选择“固收+”产品时，应多关注基金经理的配置理念和持仓属性，观察其资产配置的能力。